

为了希望的希望

HOPE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中青年专辑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

李镇西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中青年专辑

李镇西 著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李镇西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8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中青年专辑)

ISBN 7-80173-214-6

I. 李... II. 李... III. 语文课—教学法—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0345 号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中青年专辑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

主 编	张新洲
编 著	李镇西
丛书策划	何继宁 邢燕娟
组 稿	李乃庄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封面设计	李鸿飞
版 式	汪伟娟 李亚芹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教育现代化工作室
印 刷	衡水红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73.25 印张 1639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214-6/G·047
全套定价	126.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

为了希望的希望系列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丛书

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中国教育报刊社图书编辑中心 联合主持编辑

全国学习科学学会

编委会

总顾问: 柳 斌 (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家教委副主任)

顾 问: 管培俊 (教育部师范司司长)

赵书生 (中国教育报刊社社长)

徐永光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杨春茂 (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堂江 (中国教育报刊社常务副社长、《中国教师报》总编辑)

刘仁镜 (《中国教育报》总编辑)

傅国亮 (《人民教育》总编辑)

张中原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

李乃庄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

编委会主任: 周之良 (全国学习科学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副主任: 张 桥 刘利民

主 编: 张新洲

副主编: 魏永生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漪 马 承 邱学华 柳顺元 肖 英 徐国府

徐维新 龚春燕 董国华 蒋树业 谢宜祥 裴玉梅

总策划: 何继宁 邢燕娟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丛书

(目 录)

- 丁有宽与读写结合法
- 于漪与语文教育
- 马承与英语三位一体教学法
- 王敏勤与和谐教学
- 包天仁与四位一体教学法
- 刘京海与成功教育
- 刘显国与反馈教学法
- 李吉林与情境教育
- 邱兴华与尝试教育
- 张思中与十六字教学法
- 倪谷音与愉快教育
- 顾泠沅与青浦实验
- 钱梦龙与语文导读法
- 靳家彦与语文导读法
- 魏书生与六步教学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李镇西著. —北京: 国际文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丛书

(中国当代)

ISBN 7-80173-214-6

(中青年专辑)

李镇西著

书 目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3330号

- 任勇与中学数学学习指导
- 李镇西与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
- 吴正宪创造了孩子们喜欢的数学课堂
- 黄爱华与活的数学课堂
- 韩军与新语文教育
- 程红兵与语文人格教育
- 窦桂梅与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乙9号 邮编 100011
 电话: 64271187 64270032
 传真: 64257638
 E-mail: icp@642777.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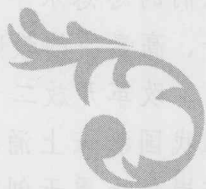
卷中教改智慧
笔下育人情怀

中国当代著名教学流派出版

二〇〇五年七月 柳斌



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在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消除了青壮年文盲。但是，距离党和国家对教育的要求，距离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还有很大的差距。党的十六大为我们绘制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教育科技发展是四大目标之一，而且教育要为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知识和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发展方面，到2020年，要形成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要为人民大众提供享有良好教育的机会，要基本上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要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使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任务十分光荣，又极其艰巨。要完成这个任务，不仅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勤奋努力，更重要的是要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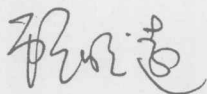
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尤其需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教育的不断深入，在我国教坛上涌现出一批优秀教师。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勇于创新，刻苦钻研，不断学习，紧跟时代的步伐，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熟练的教育技能，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的教育经验，丰富了教育研究的理论宝库。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也极不平衡。许多教师，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广大教师的教育观念、业务能力，都还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如果能够把优秀教师的先进教育思想和优秀教育经验传播给他们，一定能够帮助他们迅速提高教育水平和业务能力。过去我们都采取约请优秀教师到欠发达地区讲学的办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听众总有一定的限制，多则数千人，少则只有几百人，受益面极为有限。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中国教育报刊社图书编辑中心和全国学习科学学会联合编辑了一套丛书：“为了希望的希望”，总结了我国教坛上一批杰出的教师的先进教育经验，把它送到欠发达地区的广大教师手中，这是一个好办法，它必将对加快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套丛书收集的都是我国教育界最杰出人物的事迹及他们的教育教学经验，如上海的于漪、顾泠沅老师、江苏的李吉林、邱兴华老师、辽宁的魏书生老师、广东的丁有宽老师等。每册书都有人物小传、教育思想概述、课堂实录、专家评述四个部分。既有教育思想理论，又有实验案例，具有可读性，可仿效操作性。

但我想提醒读者一句。任何经验都具有个性，尤其是教育，教育的对象是生动活泼的儿童少年，教师本身又有不同的个性和条件，因而各个教师都有各自不同的教学风格。我们学习这些优秀教师的先进经验，切不可停留在操作层面上，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然后来反思自己的教育，从中得出有益的启发。这样的学习才能达到根本的提高。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大家都希望我国的教师能够尽快地提高成长。也是我这个老教育工作者的为了希望的希望。



2003年7月20日于北京求是书屋

注：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目 录



序	(1)
且行且歌——我的教育自传	(1)
一、心灵写诗	(1)
二、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	(16)
走进心灵——我的教育理念	(23)
一、民主·民主教育·语文民主教育	(23)
二、思想创新与语文教学	(60)
三、没有思想就没有个性	(64)
四、共享：课堂师生关系新境界	(69)
五、对话：平等中的引导	(78)
六、阅读教学的解释学思考	(96)
七、读到“自己”，读出“问题”	(111)
八、让学生的心灵自由自在地飞翔	(116)
九、我看网络与语文教学	(118)
十、“指挥棒”开始转向	(122)
十一、心灵的选择	(128)



十二、话说“借班上课”	(135)
十三、从我当年语文高考谈起	(138)
辩语论文——友人同行对话	(142)
一、语文教育和人文精神	(142)
二、教育写作：形式与内容的双重觉醒	(147)
三、漫谈语文教学的课堂民主	(155)
四、课堂教学中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	(164)
五、青年语文教师应该善于自己培养自己	(171)
六、教材是“例子”吗	(181)
挥洒生命——课堂教学实录	(187)
一、我教《荷塘月色》	(187)
二、我教《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208)
三、我教《在烈日和暴雨下》	(231)
四、真情浓墨写童心	(248)
五、我教《孔乙己》	(270)
鼓励鞭策——专家学者评说	(283)
一、“追求永远不会遗憾！”	(283)
教海拾贝——教育成果一览	(310)
一、教育文章	(310)
二、教育著作	(311)
三、教育活动	(312)
后记	(313)

且行且歌——我的教育自传



一、心灵写诗

(一)曾经是一个少年“诗人”

小时候的我应该算是一个“诗人”。现在常常有朋友认为我搞教育是受了父母的影响，其实，虽然我父亲在教育局工作，母亲在小学教书，但我小时候从没有做过“教师梦”，而整天做的是“文学梦”。

我刚读小学便遇上“文革”，几乎所有文学名著都成了“封资修”，但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诗词》便足以成为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我不但能将所有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写出一首首“革命诗词”。学校的板报上经常出现我“创作”的《菩萨蛮·看革命样板戏》、《清平乐·芒果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欢庆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我写了一首《卜算子·庆九大》：“红日出东方，战旗映彩霞。革命小将心向党，万众庆九大。斗私又批修，胸怀亚



非拉。待到全球一片红，江山美如画。”这首“词”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朗读，还受到了工宣队队长的高度评价，说什么“红小兵能写出这样好的词”是“教育革命的成果”。

当时除了背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唱词之外，我还偷偷看了一些“禁书”。《欧阳海之歌》、《红岩》、《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草原烽火》、《苦菜花》、《红旗飘飘》等作品，曾经是那样地激动了我一颗少年的心！这些书不仅仅点点滴滴地在我的心灵中铸进了忠诚、正直、善良、坚韧等品格，也为我打开了一扇扇文学的窗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后来的写作。

在那个年代，老师出作文题大多都是《不忘阶级苦》、《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之类，今天看来，毫无文学性可言；但我总能写得比同学们更有“文采”，因此我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有意思的是，每次作文我都得写三四篇，因为班上有几个特别头疼作文的“哥儿们”求我帮忙，我当然乐意了，这不但能满足我的写作欲，而且“报酬”十分优厚：只要有谁欺负我，他们就帮我“教训”谁！个子矮小的我从此有了安全感。

我最喜欢写的还是“诗”。记得初二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也是我们要写诗，我写了一首长“诗”《在广阔的天地里前进》：“在明朗的海空上，矫健的雄鹰展翅翱翔；在广阔的天地里，革命的青年茁壮成长……”老师居然不相信是我写的，发作文本时她把我叫到一边问道：“真是你自己写的吗？”看到我满脸诚实地点点头，她才当着我的面在作文本上写了一个大红的“优”。老师哪里知道，我已经将贺敬之的诗集抄了好几大本了！《十年颂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答今日



的世界》、《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等诗篇我早已烂熟于心了。

读高中时，我又迷上了李瑛的诗、徐刚的诗，并模仿他们的风格也写了不少“诗”。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刊物，但上海的《朝霞》杂志，令我爱不释手。《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那首北大“工农兵学员”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更是读得我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当“红卫兵上讲台”作为教育革命的一项新生事物方兴未艾时，语文老师认为我的“诗”写得“好”，便叫我给同学们讲“如何写革命诗歌”，于是，整整一个星期的语文课，都是我站在讲台上大言不惭地给同学们谈所谓“诗歌创作”，俨然是一位“诗人”。

高中毕业，我到农村插队落户，很快就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所在公社组织知识青年文艺会演，我连夜“创作”了一首贺敬之式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颂歌唱给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组织一群知青朋友排练。结果我们这个口口声声，在公社演出引起轰动，后来代表公社参加区上会演还获得优秀节目奖，我和所有参加朗诵演出的“演员”们都得到了当时很让人眼红的奖品：刚刚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一年后，又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填报志愿时，我想都没想就填上了“中文系”。我自认为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学基础”，理应进中文系“深造”。虽然填志愿时我在“中文系”前面填的是“四川师范大学”，但这仅仅是为了增加录取的保险系数以让我早日跳出“农门”而已。于是，1978年春天，我带着文学梦走进了四川师范大学。

坐在大学教室里，我才感到自己离文学其实还远得很：李白



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巴尔扎克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真正的文学经典，我居然闻所未闻！于是，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而现在对我的教育工作十分有用的教育名著（比如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当时则不屑一顾。我间或也写一些诗歌或小说，并且满天投稿。我曾经把我的“作品”寄给我很仰慕的作家萧殷同志“斧正”，还曾写信向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叶子铭老师请教“文学创作”。让我颇为失望的是，除了收到萧殷老师和叶子铭老师热情洋溢的鼓励信之外，所有投稿无不石沉大海。

大学实习期间，我来到一所县城中学教高一语文。也许是我性格比较活泼而且和学生的年龄也相近吧，很快我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一个月后，当返校的汽车开动时，我回头看到学生们正流着泪在追赶着汽车……回到学校，我还久久沉浸在对实习生活的回忆和感动之中，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首以实习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叙事诗《校园钟声》。虽然这首诗仍然没能发表，但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真情用笔写“教育”；或者干脆说，《校园钟声》是我的文学与我的教育美好的“初恋”。

正是怀着这种对文学“初恋”般美好的憧憬，1982年春天，我告别了大学，走上了四川乐山一中的讲台。

（二）开始把教育当诗来写

从教之初，我并不安心工作。我老想着哪位“文坛伯乐”能发现我这颗“文学新星”，然后调我到更适合我的岗位（比如什么作协之类的单位）去，我总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暂时”的。



但是，天真无邪的初一孩子们却把我当作他们“永远”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来爱戴。记得上课不到一个月，我嗓音便嘶哑了，有学生悄悄地将药塞进我的宿舍门。我拿着药在班上问是哪个同学送的，全班学生没一个承认，每一个孩子都对着我调皮地笑着。金色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进教室，洒在每一个孩子的脸上，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太阳的光泽。这温馨时刻的一双双眼睛触发了我的灵感。当天，我写下一首短诗《眼睛》，我在诗中真诚地赞美孩子纯真的眼睛，进而赞美孩子们纯洁的童心。这首后来在报上发表的小诗，是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的消息传到班上，教室里一片哭声。孩子们为了让李老师能随时听到他们的声音，放学后留在教室里面面对录音机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然后将录音磁带送到我的病房！当然，孩子们对我的爱更多的时候是“润物细无声”的：或是早晨走进教室，一声亲切的问候；或是我外出开会离开学校时，那眷恋的眼神；或者仅仅是夹在作业本里的纸条：“希望李老师晚上早点睡！”我越来越感到，教育给我带来的心灵的愉悦决不在文学之下。我开始把教育当成一首诗来写。为了让我的教育充满理想主义气息，也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班集体，我和学生为我们的班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未来班”。我们设计了班徽，绘制了班旗，还创作了班歌。班歌的歌词是我和学生共同写成的一首诗《唱着歌儿向未来》，然后寄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同志谱上曲子。后来“未来班”作为一个优秀班集体被全国多家报刊报道。“未来班”成为我教育诗篇的第一行美丽的文字。

我决定让文学成为我和孩子们共同的爱好。我不但把《青